

契訶夫手記

賈植芳譯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未名譜



文化工作社

未名譯叢

2



契訶夫手記

賈植芳譯

一九五三年五月印行



叢譯名未社工作文化

記 手 夫 詞 契

原著者 契 詞 夫

翻譯者 賈 植 芳

出 版 者 文 化 二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七三弄三〇號

總經售 中華圖書發行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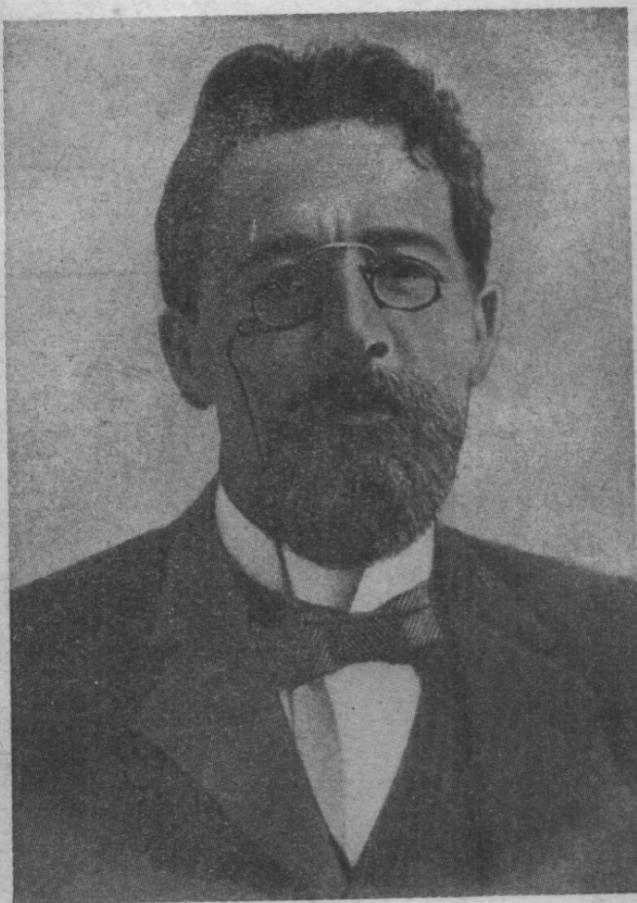
有 版 權

一九五三年五月初版

編號：契 303
類別：文學藝術

印數 0001~5000

CAF78/12



契 訶 夫 像

譯者前記

這本小書是契訶夫死後，由他的夫人，俄國優秀的演劇家，奧爾加·克宜碧爾·契訶娃經手整理出版的。無疑地，這本小書的出版，為研究契訶夫的人們貢獻了一種財富，因為它是契訶夫創作成熟期的作品的索引，我們從這裏可以發現出他的許多名作的影子來。另一方面，對於我們練習寫作的人，這是一種可貴的幫助，如何把生活的現實表現為藝術的真實，就是說，作家帶着自己的目的意識性，如何認識生活，把握生活，描寫生活的過程，從這裏可以獲得一些借鑑和參攷。至於從這本小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契訶夫如何還以他的莊嚴的人格力量和樂觀主義，站在八十年代的黑暗反動的俄羅斯現實中，堅信着人類美好的明天的形象，——作家的生活態度，和他的片言隻語中所閃爍的根植於崇高的道德心靈散發出來的作家的智慧的光芒，那深刻的人生批評和社會批評力量，那也是一個有意義的方面。

手記，這是契氏在他的嚴肅正直的生活中隨手記下來的瞬間的感觸，將來作品的腹稿，速寫，也包括了他的讀書心得，以及從別的作家的著作中所抄錄的拔萃。手記的時間，是從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四年，也就是他從庫頁島旅行回來的第三年，即寫了名作隣人、六號病室等那一年起到櫻桃園上演那一年，也就是他死的那一年為止的期間。這是他在創作上最成熟的期間。

另外，在契氏所遺的手稿中，發現了一包題爲題材·癡想·雜記·斷片的稿子，內容一如手記，年代也大約相同。

這些筆記式的東西，契氏看得很貴重，他把它當做特殊的筆記簿，其中大部分都寫得很恭正；凡是已在作品中使用過的部分，他都親手把它塗掉了；至於在作品中變化了樣子而使用過的部分，則仍就保留着。感謝編纂者的周詳的努力，使我們今天有機會看到這個筆記的全貌，例如三姊妹的台詞，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契氏創作過程之一般。

日記部分則是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三年的東西，即是他寫了我的生活，發表了楊梅那年起，到寫了訂婚、櫻桃園那年為止的期間。這裏譯出的部分祇是一個抄

本，但是那內容和體式，和前兩部分很酷似，聯合起來加以研究，更可以較深入地看到契氏的風貌。

譯者所依據的譯文，主要是日本神西清氏的譯本（東京，創元社版，一九三八年刊），是個訂正本。神西清氏是日本優秀的俄國文學研究者，也是俄國文學的翻譯家，他對於屠格涅夫和契氏有獨到的研究的著作。看到最近的日本書刊廣告，他剛譯完了蘇聯尼古拉葉娃的收穫。一般評價，他的譯文還算嚴正。另外，也參照了 S. S. Kotelnikov & I. Woolf 的英譯本，這兩個譯者合作所譯的英文本俄國文學著作，在我們也不算陌生，但好像是一個人口述一個人執筆那樣的合作者，所以譯本和日譯本比較起來，不僅在篇幅上少了近三分之一，而且內容也很有差別，一般地說，英譯本不如日譯本細緻，完整；有的意義則恰巧相反。譯者根據了自己的幼稚的看法，反覆斟酌，加以取捨，大體上是依據日譯本譯的。日記部分，為英譯本所無，完全是根據日譯本的。註釋方面，英譯本很少，所以大部分是來自日譯本，至於譯者自己所加的註釋，則都加以標明。

這本書的俄文初版本的出版期間，是一九一四年，即十月革命以前的三年，契

氏死後十年，譯者會到國際書店去找過原文本，但不可得，所以現在祇好暫以這個轉譯本爲滿足了。

關於兩個附錄，也是爲了前述的目的——認識契氏的生活和創作過程，是臨時譯出加進去的，一篇正是契氏夫人的著作斷片，一篇是契氏的弟弟米哈·契訶夫（Michael P. Tchekhov）在革命後的一九二三年寫的。米哈寫過一本契訶夫事蹟，是一本研究契氏的很好的著作。這兩篇所根據的譯文，是 S. S. Koteliansky & Philip Tomlinson 所輯譯的契訶夫生活和書信（The Life and Letters of Anton Tchekhov, Cassell & co, Ltd, London 1928），這裏面還有米哈寫的另一篇契訶夫與戲院，因爲怕篇幅太多，所以不加進去了。

這是一本難譯的書，對於在翻譯過程中，爲我解決疑難的朋友們，謹在這裏致謝。譯文中不妥當的地方，還希望讀者和專家予以指正。

譯者 一九五二年九月末在上海

目 錄

譯者前記

卷首

手記

三

題材·凝想·雜記·斷片

二四

日記

二五

附錄一 契訶夫的臨終（奧爾加·克宜碧爾·契訶娃著）

二六

附錄二 契訶夫和他的作品中的題材（米哈·契訶夫著）

二七

契訶夫的手記

手記，這是契氏在他的嚴肅正直的生活中隨手記下來的瞬間的感觸，將來作品的腹稿，速寫，也包括了他的讀書心得，以及從別的作家的著作中所抄錄的抜萃。手記的時間，是從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四年，也就是他從庫頁島旅行回來的第三年，即寫了名作隣人、六號病室等那一年起到櫻桃園上演那一年，也就是他死的那一年為止的期間。這是他在創作上最成熟的期間。

另外，在契氏所遺的手稿中，發現了一包題爲題材·凝想·雜記·斷片的稿子，內容一如手記，年代也大約相同。

這些筆記式的東西，契氏看得很貴重，他把它當做特殊的筆記簿，其中大部分都寫得很恭正；凡是已在作品中使用過的部分，他都親手把它塗掉了；至於在作品中變化了樣子而使用過的部分，則仍就保留着。感謝編纂者的周詳的努力，使我們今天有機會看到這個筆記的全貌，例如三姊妹的台詞，從這裏我們就可以看到契氏創作過程之一般。

日記部分則是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〇三年的東西，即是他寫了我的生活，發表了楊梅那年起，到寫了訂婚、櫻桃園那年為止的期間。這裏譯出的部分祇是一個抄

手記

一八九二年——一九〇四年

人類把歷史看成戰鬪的連續，為什麼呢，因為直到今天，還以爲鬭爭是人生的主要東西。

所羅門希求智慧，是一個絕大的錯誤●。

世間普通的偽善者裝做鴿子的樣子，政界和文學界的偽善者裝做鷹鷺的神氣。但是對他們鷹鷺的神氣而發慌，則大可不必。他們並不是鷹鷺，只不過是犬鼠之類罷了。

比我們落後和被瞧不起的是民衆，行政上的劃分是納稅階級和免稅階級兩種；可

是任何分類法都不妥當，因為我們都是民衆，我們可做的最好的工作，就是民衆的工作●。

在契訶夫的遺稿中，留有他親筆寫的所羅門獨白：

所羅門（獨白）：唉，人生在世，是多麼黑暗啊！就連使孩子的心恐懼的夜間的黑暗，也比不上現在這麼茫然的生活狀態，更能使我的心感到恐懼。神啊！提起您給我父親大衛的才能，僅不過是言語配合上聲音，配合上舉絃，唱出讚美您的歌聲，流出甜蜜的眼淚，也引動人們的眼睛流淚，於是在美中現出帶笑而已，除此之外，為什麼要給我這種苦於喘息的靈魂，以及睡也睡不着的，飢渴的思索啊？我像出生於汙泥中的蟲豸一般潛身在黑暗之中，一邊因絕望和恐怖而戰慄，一邊看到和聽到所有一切現象中的難解的祕密；清晨的到來是什麼意思？太陽從寺院背後上昇，把棕櫚樹染成金色是什麼意思？女人的美麗是為了什麼？那鳥兒急忙地是飛到那裏去的？主要的是無論那鳥和小鳥，以及迅飛而去的目的地，如果也將和這個我一樣化做塵埃的話，那麼那樣的飛翔可有什麼意思？唉，我不如不生，不如是沒給生上眼睛和思想的一塊頑石來得好。我想使自己身體能在夜間來臨之前全然疲勞，昨日像一個普通的腳夫般的在寺院裏搬了一整天的大理石；然而現在已經到了夜間，我還是不能入眠。……再去睡一次看罷。福寒思說過：要是心裏想着飛跑的羊羣，一股勁地想下去，不久就會意識朦朧地睡着的。我來試一下罷。……（退場）

契訶夫在這裏所說的『我們』，當指當時的俄國知識分子而言——中譯者。

祇要莫那訶王(Prince of Monaco)有着賭盤，那麼犯人就大可以玩玩紙牌了。

伊凡●雖然能夠談一套戀愛哲學，但不會戀愛。

阿遼夏：『媽，疾病把我的頭腦弄昏了，現在我好像在小孩時代：不是求神保佑，就是哭泣，或者歡喜……。』

哈姆雷特(Hamlet)為什麼會爲他所夢見的死人而憂苦？即使活在世上，也有着更可怕的夢會來臨的啊。

女兒：『耗呢的長統靴可不行。』

父親：『不錯，很不雅觀，邊上不縫是不行的。』

父親因爲害病，不能叫他到西伯利亞去了。

● 伊凡爲契訶夫之弟。

女兒：「爸爸，你一點也沒有生病。哪，您瞧，不是整齊地穿着外套和長統靴嗎……」

父親：「我真想上西伯利亞去。在那兒，手裏拿着釣竿，坐在葉尼塞河或者鄂畢河岸上，渡船上乘着犯人和移民……我看到這裏的東西，就會討厭：那窗外的紫丁香花，鋪着砂子的小路……。」

臥室。月光從窗口射了進來，甚至可以看到睡衣上的小鈕扣。

善良的人，甚至在狗的面前也會感到害羞。

某四等官眺望着美麗的景色說：「這是何等絕妙的自然的排泄作用啊！」

摘錄老狗所寫的手記：「人都不吃女廚子棄掉的湯水和骨頭。笨蛋啊！」

說到他所有的東西，無論是天也好、地也好，祇是些學生生活的回憶。

法國諺語：“Iaid Comme un Chenille”。如一隻毛蟲一般的醜。（如大罪孽一般的惡。）

男子的抱獨身主義，女人的成爲老處女，是因爲彼此對於對方不感到任何興趣，甚至是肉體的興趣。

已經長大了的孩子們，在飯桌上談論宗教，對於禁食和僧侶大加嘲笑。年老的母親，起先是怒不可遏。到後來，看來她已經聽慣了，祇是嘻嘻地微笑着；到末了，她竟突然對他們這樣說：『你們說得很對，我也會和你們的意見統一起來的。』孩子們喫了一驚。孩子們推想不出：這位老太太下面將要說些什麼話。